放齋詩說

序

曹放齋先生諱粹中定海人李讀易先生莊簡公光之壻也莊簡學於劉元城學其繼不附會之之議退而著易先生則箋詩各以其所長治經翁壻間泊如也昔王深寧考古明七觀其於吾鄉經學之士既首推先生而困學紀聞錄其詩說者五詩地理攷取資尤多嚴華谷作詩緝雜採諸說獨於先生詩說錄之綦詳段叢桂集解亦取之顧其書雖載於宋藝文志爲三十卷而晁子止之讀書志陳伯玉之書錄解題均未之著此壽鏞所不解者一也不惟宋也胡雙湖劉安成羅廬陵所見者亦多爲嚴氏所未錄是元時其書固行於世矣由此永樂大典得存之迨淸初黃俞邰編千頃堂書目以有明一代爲之主而補以宋元之書錄放齋詩說爲十卷是黃氏又嘗親見十卷本矣胡亦不傳此壽鏞所不解者二也淸初取大典所存輯爲專書者多矣今武英殿活字本可按也何獨於是書則採入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明明尊之重之矣而不爲全書之版行至於全謝山既自大典中鈔而序之所謂謀諸梓者宜可見諸實矣胡竟無人任其責乎此壽鏞所不解者三也嗚呼是豈書之傳果待其時乎今宋元之舊槧幾如鳳毛麟角然大典之散軼於天涯海國者尚夥安知後之學者不更見全書而爲之刊刻以傳世乎獨念壽鏞搜羅鄉獻三十年於茲矣曩時敘宋元之際吾鄉學術竊取深寧之意詩學首推先生及編詩史初稿聞采其說未之詳焉今見諸家治詩者引先生之說屢矣豈可聽其泯泯或湮而不爲之萃耶爰竭四月之力預斯有益悉皆鈔內仿馬氏玉函輯佚之例編成四卷約二萬數千言亟付諸梓壽鏞竊願天下學士大夫搜得全書視此舉爲多事不願留此碎玉斷金謂存什一於千百視爲抱

殘守闕者也若夫先生之說詩博大精深重訓詁抉義理攷地理稽史實謝山之敍既詳言之茲者薈萃諸家所錄益當爲有目者所共賞無待壽鏞之頌美矣雖然校書如掃落葉輯書更難於校書自愧藏書無多遺漏必衆尤望邦人君子補正之民國三十二年三月後學張壽鏞序

放齋詩說卷首

寶慶四明志本傳

曹粹中字純老定海人中宣和六年進士丙科爲莊簡公李光壻光與聞紹興國論丞相秦檜欲一識粹中粹中時待次無爲校官曰吾已有差遣見丞相何爲退謂其妻曰吾觀而父與秉權者勢不兩立豈久居此者由是仕不偶自號放齋以著書爲樂檜死方以舉主脫選調有詩說三十卷行於世

延祐四明志本傳

曹粹中字純老定海縣人中進士第李莊簡公光壻秦檜在相位光時爲參政檜知其名欲識之粹中辭曰吾已有差遣見丞相何爲語其妻曰汝父必不與相久處光後貶海南粹中不復仕自號放齋有詩說行於世後張魏公力薦於朝通判建寧府曾孫孝先李全叛楚州死之子說字習之幼歲痛其父歿絕葷酒婚宦刺血書華嚴法華以報恩五經有解易解分辭象變占後爲一儒生所竊衒爲己作貧不自給復鬻於松江某家學者尊爲泰宇居士詩文三十卷精潔可傳後

鎮海縣志本傳

曹粹中字純老父賓贈奉議郎從父貫崇寧五年進士官御史中丞粹中學問以躬行實用爲先李光聞其賢妻以長女翁壻閒自爲知己有冰玉之譽宣和六年粹中登進士第待次無爲校

宦（案全祖望撰放齋詩說序作釋褐黃州教授互異） 時秦檜在相位李光爲參政檜知粹中名欲識之辭曰吾已有差遣見丞相何爲退語其妻曰吾觀爾父與秉權者勢不兩立豈久居此者光卒貶海南粹中不復仕自號放齋以著書爲業後檜死張浚力薦於朝以朝散郎通判建寧府（案宣統師友淵源錄謂粹中累作縣是歷官不止通判然不見於寶慶延祐二志故附注之○案淵源錄從曹漱事第云侍讀粹中會孫而已） 乾道三年致仕卒累贈中奉大夫子盅別有傳（攻媿集參寶慶延祐志）

宋元學案本傳（附元城學案中）

曹粹中字純老號放齋定海人也李莊簡公光之壻宣和六年進士釋褐黃州教授秦氏欲因莊簡見之先生辭焉私語婦曰尊公其能終爲首揆所容乎已而莊簡果被出嘆曰吾媿吾壻先生自是隱居終秦氏之世未嘗求仕莊簡退居著讀易老人解說而先生箋詩各以其所長治經可謂百世之師矣世有修改宋史者當附之莊簡傳中也張魏公晚年入相薦於朝通守建寧不久乞身而歸贈侍講

宋史藝文志經類

曹粹中詩說三十卷（彝鎮案宋史藝文志列曹氏詩說於王應麟詩考嚴粲詩緝之後然論撰應先於王而曹更應先於嚴序次殊舛宜釐正）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經部詩類

曹粹中放齋詩說十卷

朱彝尊經義考詩類

曹氏粹中放齋詩說宋志三十卷未見（鎮子真輯之說見後）

姚元圻困學紀聞輯注

曹粹中字純老定海人所著詩說今四庫書目不著於錄蓋已佚矣

鎭海縣志藝文志

曹粹中放齋詩說三十卷玉海〇宋藝文志倂千頃堂書目作十卷

輯佚參考書目

宋嚴粲詩緝多引曹氏曰皆放齋說也

宋段昌武毛詩集解見黃震及黃中松詩疑辨證引證數條均爲他書所無原書未見

宋王應麟詩攷引草蟲一條

宋王應麟詩地理攷引放齋說極多除詩緝引外此書次之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引放齋說五條

宋黃震讀書日鈔引放齋說一條

元胡一桂詩傳纂疏附錄目見朱彝尊經義攷諸家多引則一桂曰曹氏曰條原書未見

元羅復詩集傳音釋有引曹氏說者均見於羅書者廬陵羅氏曰曹氏云今蘆志也是也條原書未見

元劉瑾詩傳通釋明修詩經大全多取是書改劉氏作安成劉氏曰是書引曹氏曰者皆放齋說也引廬陵曹氏曰者曹氏居貞之說也朱彝尊經義攷於曹氏居貞詩義發揮下云永樂中修大全多採之其實採放齋之說多於廬陵也今仍取大全本屬劉氏錄輯以備其詩說除詩地理攷外是書次之

明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引曹放齋說與曹居貞說間有錯誤

清錢澄之田間詩學引曹放齋說亦有誤以爲曹氏居貞者蓋因劉氏瑾所引曹氏曰與廬陵曹氏曰偶未之察也

清黃中松詩疑辨證有引他家述放齋者有辨證放齋者舉所據不多顯佚

清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全祖望曰自先生詩說出而晦庵平齋子錦之爲吾鄉詩學之大宗案即序說也

清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引曹放齋說與曹居貞說分列本極精審惟北山有杕句亦以放齋誤作居貞詩緝詩地理攷彙纂以外此書大之

清全祖望鮚埼亭集經史問答未引曹氏說惟有詩說序錄於集中

清顧廣譽學詩詳說引曹極多大致本於詩緝

清劉燦嚴氏詩緝補義僅引曹一條

清徐璈詩經廣詁引曹五條惟七月詩篇一條據本注云曹攷補遺引曹氏詩說據王氏詩攷補遺云王應麟古字五如七丁氏異補注從之引曹氏者誤也

清王梓材宋元學案補遺引放齋說雖無多然有未見他書者

略舉十九種凡展轉遂錄涉於重複者不列即十九種中亦未及徧註其有詳略互異者則必取其精且詳者焉自愧藏書無多後有所得別作補遺

放齋詩說卷一

宋定海曹粹中放齋撰　　鄞後學張壽鏞輯

王應麟曰曹氏詩說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

又曰四月秀葽諸儒不詳其名唯說文引劉向說以爲苦葽曹氏以爾雅本草證之知其爲遠志

又曰旱麓毛氏云旱山名也曹氏案地理志漢中南鄭縣有旱山沱水所出東北入漢

又曰唐棣之華維常之華協車字黍稷方華協塗字隰有荷華協且字曹氏謂華當作荂音敷蓋古車本音居易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來徐徐困于金車其音皆然至說文有尺遮之音乃自漢而轉其聲

又曰曹氏論詩云詩之作本於人情自生民以來則然太始天皇之策包犧罔罟之章葛天之八闋康衢之民謠以上五條均見困學紀聞

全祖望曰深寧王氏解詩多有取於先王之說如據太始天皇之策包犧網罟之章葛天之八闋康衢之民謠以爲詩本而瞻彼旱麓以漢書地理志證之知爲旱山四月秀葽以爾雅本草證之知爲遠志又引齊詩以定采蘋草蟲之先後其所引名言尚多有之而完書則意其不可得見矣忽見永樂大典中有之乃鈔而謀付諸梓因念少時讀深寧四明七觀其於

經學首推先生之詩今幸得拜而讀之奚翅南金不徒桑梓敬恭之思也自先生之詩說出而舒廣平楊獻子出而繼之爲吾鄉詩學之大宗慈湖之詩傳相繼而起咸淳而後慶源輔氏之傳始至甬上而論吾鄉之詩學者得不推先生爲首座歟（全祖望鮚埼亭集）

詩大序國史明乎得失之迹

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說者云志記也國史旣掌邦國四方之圖籍則舊章民風無不通習詩采得之後屬之國史故楚左史倚相聞祈招之詩而不知則右尹子革非之（嚴粲詩緝）

〇自後凡不注所本者即詩說也諸詩說外又見他書則標詩說卽書名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四者皆始於文王故謂之四始以其德之不可以復加矣孔子云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

故繫之周公

周卽美陽之周原太王之舊都也（詩地理攷）繫之周公則由雍州以至荆揚東南之域也（王應麟詩地理攷）

故繫之召公

召卽雍縣之召亭（詩地理攷）繫之召公則由岐山以至梁益西南之域也武王伐紂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國之人爲助其服周之化久矣召伯能以先王所以教者宣明於其國是以見美也（詩地理攷）

周南

在河之洲

周地東表大河禹貢錐指周東據河○地理攷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灼灼鮮明貌

漢有游女

漢上之游女非深居於重闈之中者

麟之趾

說文云麒仁獸也麐牝麒也麟大牝鹿也則字當作麐音同

召南

于沼于沚

采之必於沼沚山澗就以潔之也

公侯之宮

莊二十三年丹桓宮楹明年刻桓宮桷注云宮廟也詩緝○詩經傳說彙纂○顧廣譽學詩詳說後箋集彙纂詳說

草蟲

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王應麟困學紀聞○詩攷○魯齊詩疑廣詁後箋郭廣詁條數日范家相日錢讀召南三篇原以采蘋在草蟲之先○王柏材宋元學案補遺後箋鄭宋元學案補遺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

筐筥皆竹器也詩緝○嚴粲詩傳通釋後箋郭通釋○詩緝李樗氏所引曹氏曰詩緝嚴粲說也所引建陵曹氏曰元曹氏居貞之說也不可不辨○彙纂

宗室牖下

正祭設於奧

蔽芾甘棠

蔽芾陰翳茂盛也

素絲五紽

一裘之功必合衆皮而成故其縫殺不一 詩集○詩說○重釋

吉士誘之

吉善良也

何彼穠矣序雖則王姬亦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

春官巾車掌王后之五路自重翟以至輦車凡五等重翟之次卽厭翟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自褘翟以至褖衣凡六等褘翟之次卽揄翟也凡婦人車服各繫其夫之尊卑惟王姬貴盛故特不繫其夫而下王后一等則車用厭翟服用揄翟矣案侯伯夫人皆厭翟碩人所謂翟茀以朝是也今言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則所嫁非諸侯故詩稱齊侯之子明非諸侯也

平王之孫

猶書稱文王爲寧王

邶風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

茹者容受之意鑒應而不藏

綠衣序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莊公揚武公之子頃侯之曾孫也左傳謂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此所謂妾或州吁之母歟詩緝○嚴粲○[illegible]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

燕燕兩燕也差池言其相先後也

頡之頏之

言其相上下也

下上其音

言其相應和也

寧不我報

報答也

悠悠我思

悠悠長也

凱風序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

母不安其室七子欲留之而不敢斥言乃自託於不令痛自咎責此大舜負罪引慝之意段昌武毛詩集解後首詳集解○叢桂段氏昌武曰曹曰

采葑采菲

本草圖經云蔓菁生北土四時俱有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北人將蕪子種之北土初

一年變爲蕪菁

式微序黎侯寓於衛

黎侯國也壺關縣有黎亭東郡有黎縣未知孰是集解〇案集段氏昌武日曹曰

簡兮簡兮王公庭萬舞

賢者在稠人之中如珠之在沙玉之在石豈難識哉

出宿于泲

漢地理志東郡臨邑有泲廟師古云泲卽濟水字

女子有行

行出適也

出宿于干

漢地理志東郡有發干縣卽此所謂干地理攷〇書續案嚴氏詩緝引爾雅之謂不若毛氏朱氏爲長

思須與漕

漢地理志東郡有須昌縣故須句國也句音劬

出自北門

北門蓋忠臣行役之所由出地理攷〇會纂

靜女其姝

游女閨閣負販之女不暇隱屏者也故時出於江漢之上靜女則仕族之女常處深閨幽靜之中不可得而見者今亦相約於城隅隱僻之地[illegible]

貽我彤管

彤漆之管蓋樂器之屬

籧篨不鮮

說文以籧篨爲麤竹席竹席之爲用常仰而不能俯也

鄘風

在彼中河

衛國居河淇之間故邶鄘皆以柏舟發興[illegible]齊地西以河爲境而衛居河之西父母欲奪共姜而歸齊則當乘舟渡河而去[illegible]

君子偕老序與君子偕老也

毛傳謂能與君子偕老乃能居尊位服盛服序文顛倒非毛意也

沬之鄉矣

沬即妹土衛都所在自鄉而北自北而東言其浸遠也[illegible]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

虛漕虛也升虛以望楚邱與堂邑之閒有大山及高邱形勢可依以立國[illegible]

蝃蝀在東

淮南子云天二氣則成虹說者謂陰陽相干也蓋陰氣積而上升日光映之乃成虹詩緝○古義

女子有行

行出適也詩緝宋與鄭風解同

衛風

瑟兮僩兮

瑟縝密也如瑟彼玉瓚之瑟說文云僩武猊剛毅之意也詩緝○袁燮○宋元學案補遺

赫兮咺兮

咺聲譽之喧傳也

碩人敖敖

釋文云敖出遊也通作遨則敖敖是優游舒徐之意

靡室勞矣

無為室家而受如是之勞者

河廣序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

禮為出母期而為父後者無服襄公為桓公後嗣夫人見黜於先君則為絕於宋廟矣義不可以復至宋也然母子之恩則不可絕詩緝○[illegible]墓

誰謂河廣

自閔二年東徙渡河衛已居河東至僖九年宋襄公立已十餘年矣則自衛至宋不必渡河蓋

取河爲喻[illegible]

伯兮序刺時也

是役也王爲主而衞人從焉故不專刺宣公而云刺時也

王風

春秋之作始於隱公隱公之元年即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天下無王而寄元於魯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illegible]

揚之水不流束薪

非薪之彊水弱而已

不流束楚　不流束蒲

楚小於薪蒲輕於楚

嘅其嘆矣

嘅嘆聲

葛藟序棄其九族焉

堯典以親九族孔安國以爲高祖玄孫之親杜預以爲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合而爲九族康成孔穎達從安國說徐安道以頍弁序言不親九族而詩有甥舅角弓序言不親九族而詩及婚姻以杜說爲是案周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說者爲父也子也孫也三者爲人屬之正名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說者謂自己而上親

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則由一而三由三而九皆謂同姓之親耳二詩之序推親親而廣之耳

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古語云一日不朝其間容刀

毳衣如菼

毛公謂大夫服毳冕以決訟毳衣冕服也享王於廟及助王祭禩則服之未有服之以聽訟也 詩識○詳說顧廣圻曰嚴氏引曹氏之說以爲未有服之以聽訟者得之

彼留子嗟

留本邑名其大夫以爲氏 詩識○毛理發○說一也詩傳叢說○黃中松詩疑辨證後箋稱補證○彙纂引胡氏一桂曰曹曰

鄭風

緇衣之宜兮

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天子常朝之服用皮弁諸侯常朝之服用羔裘玄冠也皮弁以白鹿皮爲冠以狐白皮爲裘以素錦爲衣而裼之其上加朝服十五升白布爲之衣冠同色故也羔裘以緇布爲冠以黑羊皮爲裘以緇布爲衣而裼之其上加朝服十五升緇布爲之其裳皆素凡朝服君與卿大夫同今天子之卿而服緇衣者蓋既朝於天子而退治事則釋皮弁而服緇布衣以聽其所朝之政也

將仲子兮

仲子祭仲足也祭其氏也名仲而字仲足

叔于田序叔處于京

滎陽故東虢國也有京水索水楚漢戰於京索之閒卽其地也京邑在滎陽縣東敖倉鴻溝在縣西官渡在中牟皆古戰爭處制卽成皋舊虎牢也舊攜○地理攷

洵美且武

言其有藝也

火烈具舉

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故爾雅謂火田爲狩惟冬田乃用火耳若夫刈草以爲防驅禽而納諸防中然後焚而射焉則四時之田皆然也舊攜○通釋○集纂

三英粲兮

古者素絲以英裘蓋以素絲爲組紃以英飾裘縫也三者其數也緝讀日鈔呂武引嚴氏說云○集纂周

遵大路序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莊公殺弟幽毋加兵於天子其失道多矣失道之君胡可與久處宜君子之去之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是以身死而國亂至於公子五爭兵甲不息有由然也

摻執子之袪兮

申公白生彊起穆生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卽此詩欲留君子之意舊攜○集纂○廣詁

弋鳧與鴈

鴟鸞解曰鴟野鶖

顏如舜華

舜華易落而無實以況有色而德不稱焉

子衿序刺學校廢也

校本夏之學名鄭亦以名學故鄭人游鄉校以議執政悼遺及

終鮮兄弟

案左傳忽突爭國而子儀子亹更立及至莊十四年忽與子儀子亹皆已死而原繁謂厲公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不得爲鮮詩類〇古義〇詩續案下必有他解嚴氏曰謂寡其黨必不相助舉多惜少也

不流束薪

此先楚後薪以見臣之愈彊耳詩說古義

齊風

月出之光

哀公以東方明爲月出之光

還序刺荒也

書云外作禽荒孟子云從獸無厭謂之荒則荒者謂以田獵而荒棄政事也

子之還兮

還謂馳逐之便捷

遭我乎峱之閒兮

峱在齊之郊

子之茂兮　子之昌兮

茂謂才藝之茂美也詩緝 說者以茂也昌也皆地名詩攷

尙之以瓊華乎而　尙之以瓊瑩乎而　尙之以瓊英乎而

華瑩英皆光采也

東方之月兮

月終朏于東

狂夫瞿瞿

瞿瞿左右視也

葛屨五兩

屨人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注云有絇屨黃屨白屨黑屨散屨謂去飾也所謂五兩者繶黃白黑散也詩緝〇長箋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齊民要術云種麻得良田耕不厭熟縱橫七遍以上則麻生無葉衡從其畝蓋古法也取妻自納采以至親迎必待六禮備而後成昏夫豈苟哉故必告父母而以蓺麻爲喻也詩緝〇長箋〇詳說顧廣譽曰

嚴氏引曹氏云云此勝疏義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

析薪者斷取於彼以供我爨事既析則本根不可復合取妻者取他姓之女以供我中饋既嫁則於父母兄弟日遠[illegible]○

盧令序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

言田獵以及畢弋則巨細俱舉矣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或爲人害故包羲氏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本以爲人除害而已後世雖廣爲四時之田意不異此而因以寄軍政焉皆所以修民事也[illegible]○

四驪濟濟

所謂鐵驪也

汶水湯湯

汶水有二許氏以爲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東至安邱入濰桑欽以爲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班孟堅兩存其說閔子騫曰則吾必在汶上矣說者主桑欽義以爲在齊南魯北在汶上者欲北如齊也案琅邪泰山二郡皆齊地所有則汶水在齊境矣[illegible]

魏風

葛屨序刺褊也

畢萬畢公高之後也魏晉皆有儉嗇之風然其詩若作在獻公并吞以後則其俗漸已荒侈此詩每刺勸儉知其在未并晉以前也然序皆不著其時君無得而知之[illegible]

言采其藚

采藚以治疾今考釋草別有蕍蕮釋云蕍一名蕮本草作澤瀉知藚非澤蕮也([illegible])

坎坎伐檀兮

四牡檀車幝幝檀木堅韌故伐之之聲坎坎然非若丁丁之易也([illegible])

胡取禾三百廛兮

三百廛爲田三萬畝以漢志準之畝收一石有半三百廛之所收當四萬五千石下章三百億其數與三百廛甚相遼絕故知詩人情性之言亦不甚拘於名數也([illegible])

唐風

鄭譜今曰太原晉陽

意唐叔受封之始實在永安至王子燮徙居晉水之陽後人遂以晉陽爲唐之故國歟(地理攷)

蟋蟀序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班孟堅云參爲晉星其民有先王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有樞葛生之篇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遠季札聞唐之歌云思深哉其有陶唐之遺民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

白石鑿鑿

石非浮物終無可轉徙之理

從子于沃

自桓叔初封曲沃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地理考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　蕃衍盈匊

聊薄略也薄略之實而盈升盈匊蕃衍之至也

綢繆束薪

詩人每以薪喻昏姻如翹翹錯薪析薪如之何是也束薪者析於彼而合於此有昏姻之義焉

[illegible]

三星在戶

戶正南也

獨行睘睘

說文睘睘驚視也獨行多懼故睘睘也

葛生序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左傳莊二十八年晉伐驪戎閔元年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二年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使寺人披伐蒲冬滅虢又襲虞執虞公六年使賈華伐屈八年使里克敗狄于采桑二十三年之閒凡十一戰宜其喪亡者多也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獻公嗜殺而不已反禍其子秦皇漢武略同可不戒哉

首陽之巔

郎雷首山也夷齊居於其陽因謂之首陽

秦風

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故秦詩多言戰鬬田獵之事集傳

有車鄰鄰

衆比之意言車之衆

阪有漆

說文阪山脅也漢地理志隴西有隴坻在其西師古曰隴坻隴阪也卽今之隴山此郡在隴之西故曰隴西三秦記云其阪九回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東望秦川然則阪固秦地之所有也詩義〇地理攷〇朱集〇詳說

從公于狩

冬田曰狩田之大者也始命而能狩侈之也集傳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

祭祀之牲不用牝皆以牡爲貴集傳

輶車鸞鑣

馬動則鸞鳴與車軾之和相應此言御不失節也集傳

小戎俴收至駕我騏馵

兩服馬駕句衡之下旁有兩驂馬齊於服馬之頸攔驂之外出也故以環貫驂之外轡以禁其

出欲出則此環韋之帽驂之內入亂服馬也故以韋二條繫衡與驂護服馬脅以止驂之入欲入則此皮從而約之也集傳

龍盾之合

夏官司兵掌五盾注云五盾干櫓之屬先儒以爲干櫓伐皆盾也其大者謂之櫓中者謂之伐干盾亦其類也

溫其在邑

言在彼無患苦也集傳

秩秩德音

德音嗣續不失條理蓋有常也集傳

蒹葭序未能用周禮

禮者國之幹也有禮則雖弱而猶存無禮則雖彊而必亡昔齊桓公欲取魯仲孫湫曰魯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其後景公患陳氏之偪問於晏子晏子曰惟禮可以已之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善物也然則禮者豈直威儀文辭之末節而已哉蓋有所謂辯上下而定民志者焉是以先王尙之爲國者不可一日而忘也襄公久處戎狄之中以戰爭爲國今始命爲諸侯土地益廣車甲日多而不知以禮漸變其俗其風聲氣習末流益甚專以詐力取勝終以滅亡詩人識微所以刺焉

在水一方

秦地在黃河之西言其僻處西河不與中國通其朝聘孤陋而無與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

條梅皆良材言終南所有富而且美也彙纂

有紀有堂

紀崔靈恩集注作杞曰終南之旁有杞山字當作杞地理攷

黻衣繡裳玉壽考不忘

襄公雖據秦國形勢之壯當盡臣節服其命服以時而來聘享於王庭久而不失其職佩玉將將然德音有常而無懈乃得長享有秦國壽考不忘矣此戒勸之意彙纂

交交黃鳥

黃鳥聲音顏色之美人所愛悅猶三良爲人之所愛也詩緝彙纂

百夫之防

言其壯勇可禦百夫之侮

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

王始曰興師則民已各修其戈矛矣不戒而孚不令而服也彙纂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

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渡渭而送之至於渭北言其遠也地理攷

瓊瑰玉佩

玉佩珩璜琚瑀之屬（詩緝通釋）○

陳風

坎其擊缶

李斯云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書鈔案嚴氏原引書作搏而歌呼嗚嗚作而歌嗚呼秦之聲作秦聲）

（今按史記）秦王嘗爲藺相如擊缶矣楊惲言家本秦地能爲秦聲酒後耳熱仰天鼓缶而歌烏烏瓴

缶音同

東門之枌序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

幽公淫荒遊蕩嘗爲國人之所患苦及其久也民更化之痛哉風俗之移人也

衡門之下

衡門橫一木爲門貧者居之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

自九月以後正月以前昏姻正時也楊葉茂盛則春既莫

檜風（今佚）

曹風

不遂其媾

遂終也

南山朝隮

隮升也

下泉序思治也

亂極則思治變極則反正故豳風繼之(詩地理考)

浸彼苞稂

田業多荒可知

豳風

七月序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

不窋之居於豳未能國也至其孫公劉始立國焉先公兼指公劉而言也后稷開國在邰豳雖非后稷之舊而豳公所修者實后稷之業故併以后稷繫之豳其後自豳而岐自岐而程自程而豐自豐而鎬積累增修而後王業成焉(詩緝○地理考)

七月流火

公劉正當夏時所用者夏正也(詩緝○[illegible])

女心傷悲

預爲離親之感而傷悲亦忠厚也(呂記)

以伐遠揚猗彼女桑

曰伐曰猗言取之無遺且有法也(呂記)

爲公子裳

祭義云歲既畢矣世婦卒蠶遂獻繭於夫人及夏日夫人繅三盆手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四月秀葽

首舉四月者言陰氣之來從微至著蓋有漸也詩緝〇古義 葽遠志也釋草云葽繞棘蒬註云今遠志也其上謂之小草說文云劉向說葽味苦謂之苦葽本草云遠志一名棘菀一名繞葽一名細草四月采根葉陰乾參訂諸說知葽爲遠志矣四月陽氣極於上而微陰已受胎於下葽感之而早秀詩緝嚴粲曰曹氏以爲遠志靈據其明〇困學紀聞〇埤雅陸農師曰曹氏云今遠志也云云〇埤雅黃中救日曹粹老以爲遠志馮氏識之嚴氏從之今攷爾雅葽繞棘蒬注今遠志也〇朱熹引王氏應麟曰曹氏以兼採本草謂之細其爲遠志〇廣雅

曰爲改歲

或曰夏曰歲歲星一行一周也周曰年取禾一熟也此時豳人用夏正而於十月則言改歲者蓋其俗素以禾熟記歲功之成殘歲無復事矣故歲雖未終而謂之改歲也其後周人遂以十一月爲正蓋本此埤雅〇詩纂

入此室處

既皆溫密矣然後以其婦子入處於內鄭箋

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周人貴親而尚齒也鄭箋

二之日鑿冰冲冲至萬壽無疆

冲冲和也十二月陽氣尚微於是鑿冰以達之至二月四陽大壯恐其大過則微陽幾於息滅於是開冰而頒之速火出而畢賦所以節其過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有在於此而實食饗祭則以致其用耳獻羔祭司寒也祭韭薦寢廟也[illegible]

鴟鴞序周公救亂也

周公之志在於卒寧王之圖事成寧考之圖功而已成王惑於流言而疑周公將敗厥功亂孰甚矣故作鴟鴞以救之陳鵬飛（其與葉學少南宋朱子嘗）論管蔡流言之意是矣以爲周公避居於東都則不然蓋羣叔與周公皆文王子武王弟也武王崩時成王方十三管叔於兄弟之次最長而周公身自居中專政乃使管蔡外監商民內懷不平反與武庚謀圖周公遂挾之以叛故祝鮀曰管蔡啓商惎閒王室金縢曰云云是周公至東都已誅管蔡而成王疑尚未解故周公作此詩冀覺寤王意則鴟鴞詩固作在誅管蔡後也鄭氏以辟音避謂周公避居東都陳鵬飛取之因謂成王方疑周公周公不宜逞怒於成王遽誅流言之黨故謂東征在成王既迎周公之後其言與金縢序不合且大誥曰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是周公卽以王命誅之初無避疑之事也又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於商金縢之弗辟蔡仲之致辟其爲誅殺一也夫武王與周公共致天下方集大統以全盛之神器付之孺子以有周公故也而羣叔挾仇敵外叛將復反鄙我周邦周公任其顧託豈當畏避小嫌坐視宗社之顚覆哉其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蓋言先王以此顧託於我我不討定其亂則無以告我先王

苟爲避之而已何用告我先王而東山之役又何用戰士爲哉且成王疑雖未解而太公召公在内與周公同心左右王室且破斧之所以美周公者專言其征四國之亂爲大爲嘉爲休則周公之東爲討罪人無疑也

無毀我室

鳥以巢爲室如雀入燕室也

果臝之實亦施于宇

果臝當蔓生野中今乃延入於宇之内矣

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新娶者猶甚善其配又況舊有偕老之志久別而復見者乎

四國是遒

遒聚也

伐柯伐柯 籩豆有踐

誠有斧矣則其所伐短長小大之則當視其所執誠有禮矣則其所陳籩豆多寡之數當稱其所宜踐重疊相踐履之意以見其豐厚也蓋周公之功當享備禮此乃所謂其則不遠者歟

放齋詩說卷二

宋定海曹粹中放齋撰　鄞後學張壽鏞輯

小雅

人之好我

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與此好我之好同此蓋因燕樂之際求賢以自助也（纂疏）

視民不恌

視民與視民如傷同義

以燕樂嘉賓之心

君臣相勉以善故久而不荒（纂疏）

皇皇者華序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燕以遣之所謂禮也歌以樂之所謂樂也說者以為使臣被君之光寵以出遠近高下皆有光華此為使臣之辭則可以為君遣之之辭則不可（詩緝○古義）

烝也無戎

烝衆也

陳鏜入篋

八簋言其盛也正義以爲周官掌客云五等諸侯簋皆十二又公食大夫禮用六簋毛云天子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而言耳然序云朋友故舊何止族人此乃文王詩其事猶在商世周禮皆出於周公制作以後豈得拘以爲制哉

兄弟無遠

兄弟者同氣之親推而廣之以及其異姓皆得稱焉集傳

乾餱以愆

易曰飲食必有訟集傳

天保定爾

保則不危定則不傾集傳

何福不除王以莫不庶

人臣之福祿出於君人君之福祿出於天集傳

禴祠烝嘗

此詩云禴祠烝嘗蓋追作於成王世耳

薇亦剛止

薇剛則老硬不可食矣

昔我往矣王雨雪霏霏

往時楊柳依依則與首章薇作之候同來時雨雪霏霏則遲於三章陽止之候矣集傳

往城于方

卽六月所謂侵鎬及方是也郡縣志夏州朔方縣什賁故城在縣治北卽漢朔方縣之故城也詩所謂王命南仲城彼朔方是也漢武帝元朔二年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使蘇建築朔方什賁之號蓋蕃語也詩緝○地理攷○古義○詩說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至畏此簡書

復以六月自北徂西而伐西戎也詩緝南仲旣襄玁狁則思歸矣繼得伐西戎之命不敢或違故曰畏此簡書詩緝

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西北二虜相掎角爲寇故征玁狁則西戎作伐西戎則玁狁平地理攷○詩說○嚴粲之田間詩學後箋引詩學

日月陽止至征夫遑止

始遣之也以楊柳依依之時而出行期以雨雪霏霏之時而來歸今旣十月期已至矣故其室家思念之久而至於哀傷也集傳

陟彼北山

以朔而視岐周爲南故陟北山以望之集傳

魚麗序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物之生於最多者莫如魚故牧人之夢以衆維魚矣爲豐年之兆

旨且有

有言用之而愈有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　烝然汕汕　烝然來思

以其類自至不待更如嘉魚之初勤勞以求之也初曰烝然罩罩烝然汕汕末曰烝然來思惟其始求之衆故其終能致來者之衆也[illegible]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

桑可蠶以爲衣楊可爲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

梓杞也李可食

北山有楰

宮室之良材[illegible]

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凡此皆可用之材成王能得之以爲用兼收並蓄巨細不遺國家賴之是以基本堅固事業光華人民有所怙恃而治安彊盛名譽發越福祿無窮不止於其身而且有以燕及子孫是可樂也

零露湑兮

湑潤澤也

不醉無歸

不辭無歸則其辭乃出於天子眷顧勤厚之意[illegible]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　受言載之　受言櫜之

其藏之也必載之於高燥之處其載之也必櫜之以韜韣之物蓋言其甚寶惜之也[illegible]

載是常服

軍中上下同服韎韋左傳謂之均服此謂之常服其義一也[illegible]

四牡修廣其大有顒

修以言其身之長廣以言其腹背之充顒以言其首之大三者相稱所以成其大也[illegible]

白旆央央

白帛也白旆以絳帛爲旆也以帛續旐末爲燕尾戰則旆之[illegible]

玁狁匪茹[illegible]以先啓行

以匪茹之勢敢深入而爲寇可以必勝於是始戰則所謂先計而後戰者也[illegible]

來歸自鎬

吉甫既至太原復往鎬慰撫其民然後歸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

曰菑曰新田未成熟也曰畬始成熟矣故易曰不菑畬吉其不勞力而可以享成功也[illegible]

方叔涖止其車三千[illegible]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芾與佩皆非軍中之服路以金路則非戎路馬有和鸞則非戎馬所以然者蓋方叔克壯其猶

如吳起將戰不帶劍諸葛武侯臨陣不親戎服羊祜輕裘緩帶而盛著威名杜預身不跨馬而自能制勝故詩人詠其車服之美而已詩緝詳說○

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振闐闐

王師勇捷無敵而進退作止則惟方叔之命也纂疏

方叔元老克壯其猶

凡謀則貴老決則貴壯此善謀而能決也纂疏

車攻序宣王能內修政事王而選車徒焉

夫自夷厲以後諸侯不朝天子久矣今宣王能先自治而修政事禦外侮而攘夷狄諸侯畏威懷德復來朝會而其儀物之盛等威之嚴如此故詩人美之猶後世所謂不意今日復見漢官威儀云耳詩緝岐周之地逼近西北二虜鎬方焦穫之地嘗爲其所據地理攷

助我舉柴

有餘力者助我舉積禽言不爭也纂疏

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凡事始乎治常卒乎亂今獵罷而歸終始靜治

漆沮之從

漆沮二水名本太王避狄所徙岐周之地案漢志右扶風有漆縣漆水在縣西東入渭沮一名洛水亦在岐周若漢中郡之沮水則出房陵縣之東山東至郢而入江非此沮也詩緝詳說○

且以酌醴
莊十八年左傳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預云先置醴酒示不忘古也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
喻大小皆離散
鴻雁于飛集于中澤
鴻鴈之趾連蹄不能握木故易以鴻漸于木爲失所不安之象書以彭蠡既瀦陽鳥攸居爲得其所
哀鳴嗸嗸維此哲人
民初得其所歸皆嗸嗸然赴訴於使者民稱使者爲哲人見宣王遣任之明也
鸞聲將將　鸞聲噦噦
將將聲之大噦噦聲之微
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易曰傷於外者必反其家迫窮禍患害惟天屬之至親乃肯相收朱集
似續妣祖
祖豊后稷
君子攸芋
君子雍容於其閒心廣體胖是以大也所謂居移氣也詩緝朱集

大人占之

大人則非占夢之官蓋當時之所尊信也若晉平公夢黃熊入寢門而問諸子產晉文公夢與楚子搏而問諸子犯

正月繁霜

霜者陰之凝也正月建巳之月不宜有霜陽微而爲陰所勝則霜爲之降集傳

十月之交序大夫刺幽王也

鄭氏以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屬王之詩毛公作傳時移其篇第在此而歐陽修蘇轍陳鵬飛皆以其說爲非證據甚明當從本序集傳

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君子立於羣枉之中孤立而無與畏禍之深欲其來而助己也集傳

謀猶回遹王　亦孔之邛

王者舉錯移陰陽動作關盛衰一顰一笑尙不可不謹而況於謀猶乎謀國之道正直是與古人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公聽並觀擇善而從之無敢不用其至彼小人者謀止其身而不及國謀專於利而不顧義回邪僻遹不知何時而止也謀之臧者出於君子而不見從謀之不臧者出於小人乃反見用謀國如此亦甚病矣集傳

潝潝訿訿

潝潝然相和者黨同而無公是訿訿然相毀者伐異而無公非集傳

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謀之貴多斷之在獨凡謀於衆惟斷乃成今謀夫孔多而事不就者以其愚而無斷也[illegible]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

齊則整肅而不亂聖則通達而不惑如是則雖惟酒無量而常能以溫和自克矣[illegible]

溫溫恭人王 如履薄冰

集木則憂摧敗臨谷則憂隕越履冰則憂陷溺夫溫則不暴以忤物恭則不慢以侮人惴惴小心則能下人而事之戰戰兢兢則又常戒懼而不忽然其畏禍猶如此則其危可知矣[illegible]

悠悠昊天王 予愼無辜

昊天人之父母所當以生育長養爲德今人無罪辜也而亂降如此之大故呼天而訴之而怪其悠悠也[illegible]

巷伯序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周官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注云寺之言侍也正內路寢也侍王於路寢之內蓋奄人也巷永巷也內人之所居伯者長也其官爲寺人而職長永巷故寺人而稱巷伯焉[illegible]

萋兮斐兮

萋如卉木萋止之萋斐如斐然成章之斐

勞人草草

草草苟活而言也

鮮民之生

以無怙恃故謂之鮮民言其薄德而寡祜也[illegible]

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周民皆然而乃云民莫不穀者勞苦之民身受其害自以為夫人而不若耳[illegible]

有饛簋飧

人旦則食飯夕則食飧蓋以水澆飯

杼柚其空

杼梭也用梭行緯[illegible]

維南有箕（王）西柄之揭

斗七星[illegible]此詩緣困於役而傷於財故其所冀望而不足者皆衣服飲食之事[illegible]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江漢受百川之水而注之海使無汎溢之患所以紀理南國也此詩指江漢而言蠢猝以漸漸之石之詩攷之幽王時荊舒嘗叛命將徂征則征役之事者多矣[illegible]

隰有杞桋

桋（[illegible]本作）茅始生也

或出入風議

風議則任口舌而已

采蘩穫菽

蘩以供祭菽以致養此思歸之心尤切也[朱善]

爲賓爲客

祭終有燕賓之禮不可以不豫備也

工祝致告[王]神嗜飲食

凡祭必欲其饗之故工祝致告宗族具慶皆以神嗜飲食歸美焉[朱善]

如幾如式

幾者吉之先見也式者常式其所當得也

我疆我理

疆者正其疆界

是剝是菹

菹淹菜也

倬彼甫田

言其事顯然也

以祈甘雨

甘猶美也

攘其左右

攘卻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

或宜高燥或宜下濕或利先種或利後種詩緝○古義

既庭且碩

苗生蕃以上皆條直而茂大

曾孫來止

甫田所言省耕時也大田所言省斂時也詩緝○詩說○蒙古

以作六師

作而行之也

福祿既同

言受福祿者均也

裳裳者華序絕功臣之世焉

葵邱之盟士無世官禮稱大夫不世爵春秋譏世卿自卿大夫以至於士皆不可世所可世者祿而已

裳裳者華

呂南云何彼穠矣唐棣之華說文以穠爲衣厚貌則所謂裳裳者華亦當如衣裳之穠厚矣

萬邦之屏
屏塞門所以蔽外也會稟周禮而齊不敢亂何屏如之有禮則安無禮則危秦襄公未能用周禮則無以固其國（詩緝詩學）
不戢不難
在泰而不能自戢則放逸而無檢在易而不知思難則輕驕而生患若是則福不盈眥而禍隨其後矣
有頍者弁
士之爵弁服之以祭皮弁服之以朝其在王者常朝則服皮弁而燕同姓亦服之所謂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其衣十五升布其裳素積（象某）
籩豆有楚
楚潔也
舉醻逸逸
逸逸然整而暇
以祈爾爵
求免於罰爵而已
子孫其湛
宗族皆烈祖之子孫

維柞之枝
柞堅忍之木其新葉將生故葉乃落蓋附著之甚固也
上帝耆昭
蹈躒動之貌
隰桑有阿
桑有衣被人之德
白華序以妾爲妻以孼代宗
孼妾子謂伯服也褒姒所生宗適子謂宜臼也申后所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鼓鐘于宮雖人之所不見而聲聞于外不可掩也幽王之廢申后必加以難明之罪人之所不見者而其心本主欲立褒姒則外之所明聞也豈可掩哉
履之卑矣
漢成帝欲用趙飛燕爲后劉輔諫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
炮之燔之
新殺則合毛而炮之

放齋詩說卷二

宋定海曹粹中放齋撰　鄞後學張壽鏞輯

大雅

其麗不億

麗附也

摯仲氏任

摯仲氏任繫於姓而言之以爲王季之配也通釋

自彼殷商

盤庚復治亳之殷地湯之故居故兼稱殷商地理攷

太任有身生此文王

今曰太任繫其子而言之以爲文王之母也通釋○壽鏞案此與上摯仲氏任一條曹氏實本王氏之說嚴氏詩緝引王氏而安成劉氏則引曹氏曰當必有本

有命既集

翔而後集之集言有所擇而就之也

會朝清明

武成云陳于商郊俟天休命孔安國云休命謂雨止畢陳也六韜云武王東伐至河上雨甚雷

疾太公率衆先涉然則至畢陳乃雨止而清明(詩夢○食集○詩說○辨證 實錄案黃氏辨之甚詳)

緜序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詩所謂太王肇基王迹是也(遺釋 詩序)

緜緜瓜瓞

　不窋值夏后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閒三世而至公劉公劉以前微弱甚矣僅能不絕其緒故以緜緜瓜瓞況之(詩緝○遺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

　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故先召之致衆庶令徒役司徒之職故次召之(詩緝○遺釋)

其繩則直

　審曲面埶直必以繩(詩緝○食集)

作廟翼翼

　此章俾立室家則定其規模而已若其營作則先於廟故其序如此(遺釋○食集○詩學)

柞棫拔矣行道兌矣

　拔遂茂也兌和悅也

虞芮質厥成

　漢地理志河東大陽縣有吳山其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太伯於此是爲虞公其後爲晉所滅又馮翊臨晉縣有芮鄉故芮國是虞芮皆在岐周之東也(詩緝○通 毛傳○食集)

右奉璋

璋以爲瓚柄所以爲祼也

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二章言祀事三章言戎事詩緝〇毛纂〇詩說

遐不作人

作者鼓舞振動之意也商之末世士氣卑弱甚矣非鼓舞振動之爲能自奮而有成哉詩緝〇通釋〇家塾〇古義〇宋元學案補遺

瞻彼旱麓

漢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有旱山沱水所出東北入漢旱山在梁州之境與漢廣相近故取以興焉困學紀聞〇地理攷〇詳說顧實泰曰此說不可易嚴氏引或說駁之或說即曾氏說也其所駁非是〇詩緝案困學紀聞引作東北入漢而集書及玉海漢均作漾待攷

榛楛濟濟

楛可以爲箭詩緝〇家塾

貊其德音

德音名譽也今考貊陌從百柏拍從白

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

太王邑於岐山之下猶在岐北文王既勝密須於是度鮮原於岐山之南渭水之側定程邑而還都焉會頌太王居岐之陽謂岐北非也地理攷

執訊連連

連連連續也

孝思維則

孝思猶舜見堯於羹牆[illegible]

文王有聲玉 遹求厥寧

文王在書稱寧王又稱寧人蓋以其道務在安民而已是以視民如傷[illegible]○

遹追來孝

來者嗣續無絕之意

維豐之垣玉 王后維翰

垣非翰不立猶四方以豐爲根本而豐以文王爲根本[illegible]

惟龜正之

周官太卜國大遷則正龜然筮人九筮之名一曰筮更說者謂更爲遷都邑也則武王之遷當亦用筮而獨言龜者蓋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筮有吉凶然後斷之於龜維龜正之則筮可知矣[illegible]

克岐克嶷

岐嶷言其能立也[illegible]○

麻麥幪幪

蒙密也

卽有邰家室

生民之功本於姜嫄不可弗祀乃特立廟祀之故周禮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而序於先祖之上尊之也嚴緝○彙纂○書鈔案此條大全繫於卽有邰家室之下以朱子集傳云故堯以其有功於民封於邰使卽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是以繫於此彙纂從之嚴引劉氏蘇曰曹氏曰

取蕭祭脂取羝以軷

內言焫蕭外言釋軷則羣祀皆舉矣

載燔載烈

宗廟與軷皆有尸燔烈所以爲尸羞也嚴緝彙纂○

上帝居歆至以迄于今

太羹不和陶瓦無文至薄也而上帝則居然歆之蓋自后稷肇祀宗廟社稷以來世世克脩其業是以上帝眷顧無窮也嚴緝

方苞方體

體幹也

或授之几

几尊者所憑以爲安詩緝彙纂○

或獻或酢洗爵奠斝

案文王世子曰若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異姓爲賓者以同姓無相與賓客之道也膳宰爲主人者以君尊不親獻酒也如是則獻與酢皆非宗族親行之禮惟諸侯以見王者當亦然耳斝商爵也舉商爵者見周之親親尚矣朱善

四鍭如樹

言其巧且久也

介爾昭明

老將至而耄及之古人所病天旣錫王以壽考又大之以昭明則受福無窮也鍾惺〇朱善無王字大作壽無上三句

威儀孔時

祭義以爲主人則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賓客則濟濟漆漆然各致其至故威儀甚得其時也鍾惺鈔本

鳧鷖在涇

鳧野鷲也

于橐于囊朱善爰方啓行

于橐于囊則糧聚矣干戈戚揚則兵治矣足食足兵於是乃可以還朱善

旣順迺宣

順樂從也

逝彼百泉瞻彼溥原

漢朝那縣屬安定郡隋改爲百泉縣屬平涼郡魏於其地置原州唐因之百泉溥原即其處（地[illegible]攷）

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豳在梁山之西其東蓋迫於山乃復自西而度之以益其封域（[illegible]）

泂酌彼行潦（玉）可以餴饎

道上流潦黃濁不可飲然蓄之大器澄停既久挹取其淸者而注之於此尙有用也（[illegible]）

有卷者阿（玉）豈弟君子

豈弟君子樂於循理而已平易近民人君之德也故詩人美人君之德必以豈弟言之（[illegible]○古義引作[illegible]）（[illegible]貞據○古義已作以言作[illegible]）

茀祿爾康矣

草多謂之茀茀祿言得福之蕃茂也（[illegible]）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

說文云翽翽飛聲也飛而有聲則衆羽也鳳凰希見之鳥不應羣飛之衆如此則翽翽其羽者乃鳳凰飛而衆鳥從之也說文云鳳飛羣鳥從之以萬數

于彼高岡

高岡衆人所見聞也

于彼朝陽

向陽而易茂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

自二章而下皆衍而成篇以暢其意不甚相遠也（詩說）

無俾正友

以是爲非以惡爲善一切相反則亡無日矣（詩說○古義作曾辰真觀[illegible]）

靡聖管管

管小物也蔑棄聖人而管管然自用其私智其所見亦小

無然泄泄

泄泄盤樂怠傲之意（詩說叢纂曰朱氏孟子解云怠傲之貌曾氏以爲盤樂怠傲之意其說一也）

天之牖民

說文云在屋曰囱在牆曰牖囱音聰

咨女殷商

自契始封於商其地在上洛湯受命於亳殷其地在蒙故後世或謂之殷今曰殷商併舉之也

曾是掊克

（詩說[illegible]）

斂民財則作威以勝之不恤也

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而君子小人之生昔人以謂各有天命將治則生君子將亂則生小人天降滔德是將亂而生小人也然而治世未嘗無小人亂世亦未嘗無君子厲王之世天非獨生榮夷衞巫之徒也凡伯召穆衞武皆在焉奈王不用何

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哲人性明本無過愆然而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易慢之心入之矣易慢之心一萌則欲之敗度縱之敗禮何所不至故哲之哲者反化而爲愚其罪在此也

用遏蠻方

職方氏衞服之外即蠻服放蠻

尚不愧于屋漏

爾雅云西北隅謂之屋漏蓋扉隱之處也凡祭設饌於奧奧室之西南隅尊者所居也既畢然後改設饌於西北隅佐食闔戶牖降所以求神於幽也今祭畢而設饌於屋漏扉隱之處禮煩力倦或有墮容人雖不覩神實臨之可得而欺耶

實虹小子

虹蝦蝀也

荏染柔木

荏染柔意也

國步斯頻

國步猶天步也天之所行謂之天步則國步者國之所行也

誨爾序爵

外之公侯伯子男內之孤卿大夫皆爵也其序則賢者當在上而用事不肖者當在下而聽命有功者當進無功者當退[illegible]

甡甡其鹿

不如鹿性善羣得食則相呼而共之處患則環居以禦之也[illegible]

征以中垢

征猶討也中垢猶內污也蓋以閨門之事污蔑之若王鳳之誣毀王商是也

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陰蓋覆不暴揚之赫以言敗人也

倬彼雲漢

或謂水氣在天爲雲水象在天爲漢或謂箕斗閒爲漢津雲出漢津謂之雲漢皆非也夫雲合散不常漢則隨天而轉漢之在天似雲而非雲故曰雲漢也史遷云漢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張衡云水精爲漢左傳昭十七年星孛及漢梓慎云漢水祥也雨者水之施也天將雨其兆先見於漢故閔雨則望雲漢而占之也天漢起於東方經尾箕之閒是爲漢津委蛇向西南行至七星南而沒此其回旋之度也[illegible]

昭回于天

倬漢昭回則其非雨之候可知矣

靡愛斯牲

左傳謂天災有幣無牲此諸侯之禮耳若祭法所謂祈禳於坎壇雩宗祭水旱皆用少牢天子則有牲矣宗鄭讀爲禜

蘊隆蟲蟲

蘊者陽氣之蓄積也隆者陽氣之驕亢也蟲蟲者鬱積驕亢之氣熏炙而病人者也

自郊徂宮至上帝不臨

宮之神莫親於后稷固肯臨我而其力不足以勝旱災郊之神莫尊於上帝其力能勝旱災而不肯臨我

寧丁我躬

說文云寧願辭也

靡有孑遺

說文云孑無右臂曰孑言其獨也

昊天上帝至先祖于摧

宣王自謂不足當天意而庶幾以先祖之靈冀倘存其宗社

祈年孔夙方社不莫

月令云孟冬天子祈年于天宗大割注云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者大殺羣牲而割之也又

云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云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春官籥章氏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后稷配食焉夫自去歲之孟冬已祈今歲之豐稔其祀至於上帝日月星辰神農后稷無不徧及可謂夙矣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則方與社亦不莫矣社者祭五土之神主司稼穡者也方者祭五方之神於四郊也[illegible]

崧高序尹吉甫美宣王也

尹官也以官爲氏

亹亹申伯

封於申而職爲侯伯猶召伯也[illegible]

于邑于謝

漢地理志南陽宛縣有申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其地蓋相近申伯先封於申宣王使紹封於謝也[illegible]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

申伯之功宜以建國召伯營之得其時制故幷美之也[illegible]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

祭統曰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郿近岐周先王之廟在岐申伯之受封則冊命於先王之廟故王在岐而飲餞於郿也江漢言召虎之封亦曰于周受命於此

可見矣[illegible]

申伯番番

秦誓云番番良士孔安國以番番爲勇武貌然下文以仡仡勇夫爲所不欲則不當以番番爲勇武蓋書艾之狀也

揉此萬邦

漢公孫弘云揉曲木者不累日顏師古注云揉謂矯而正之也蓋柔曲而使之直也

柔則茹之剛則吐之

茹者吞咽之名若茹葷茹毛然凡魚肉柔也則吞咽之骨骾則吐棄之[illegible]

仲山甫出祖

顏師古注漢書云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焉昔黃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祀以爲行神其祭設軷於門外是出門而後祖祭故云出祖也[illegible]

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

車徒之行如是其速而山甫每以不及事爲懷蓋言其忠也[illegible]

仲山甫徂齊王以慰其心

仲山甫奉王命總衆以出當有節度故雖行疾亦有威儀也[illegible]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

漢地理志云禹貢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而唐同州馮翊縣有韓城古韓國即步梁也[illegible]禹

治水自壺口循梁山而西（地理考） 又曰禹貢梁岐在雍州（集傳）

韓侯入覲（至）鞹鞃淺幭

周官典瑞五等諸侯各執其圭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旣覲則王班圭而復之乃以車爲旂服賜之如下所云也（嚴輯王下無圭字○朱集之作等）

鞗革金厄

以鞗皮爲轡其有餘而垂者謂之革也（嚴輯○朱集）

韓侯取妻于蹶之里

說文曰黃帝之後百鯈姓姞后稷妃家也然則蹶蓋其氏也詩人言人之貴必敘其內外親族如碩人之詩是也（朱集○許說）

蹶父孔武（至）韓姞燕譽

此章與碩人卒章意同齊近河韓多山各賦其所有一則美其父母之國一則美其所嫁之國也（嚴輯作○○古義作○朱集○許說）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

武王子初封於韓其時召康公封於北燕實爲司空王命以燕衆城之（地理考○許說曹氏之說爲集傳所本）

朱子集傳韓初封時召公爲司空王命以其衆爲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之類也嚴氏詩緝全引集傳而不及曹氏王氏詩總聞先引曹氏引朱氏嚴氏之說是也

奄有北國因以其伯

奄有北國蠻夷而爲之侯伯（地理考）

江漢湯湯至王心載寧

宣王厲志恢復始則北伐玁狁次則南征蠻荆至於常武江漢而夷之居淮南北者悉已討定之矣故召虎於是以經營四方之武功告成於王也[illegible]

于周受命自召祖命

自從也[illegible] 召乃康公分陝之采地宣王又以岐周山川益封召虎[illegible]

對揚王休至洽此四國

宣王以康公之事命召虎虎即以康公之事成之使宣王永有令聞而文德普洽是所謂以康公之事成之也[illegible]

率彼淮浦省此徐土

禹貢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其地廣人衆矣若淮夷則東夷之種散處淮浦者爾此詩先敍伐淮夷次征徐國蓋先其小而易者後其大而難者用兵之法當然也[illegible]

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傳云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必不留不處然後三農得以就緒[illegible]

有嚴天子王舒作保

雖以天子之威靈如此亦安徐詳諦而後動[illegible]

王猶允塞至王曰還歸

宣王待夷狄以誠實之道不用詭謀詐計徐方於是服而來歸來未必同也至於上下內外咸

服而無二心然後謂之同徐方來同則由宣王推赤心置其腹中故也故以爲天子之功宣王北伐玁狁西征羌戎南威蠻荆獨徐方未服今來朝於王庭則四方旣平矣於是王命凱旋而行飲至策勳之禮焉[illegible]

又曰宣王北伐之事大矣然止見於六月之詩其所任者吉甫一人而已至於南征在小雅見於采芑者則命方叔在大雅見於江漢者者則命召虎見於常武者則命大師皇父而各言其成功則荆蠻淮夷之作難非一時其所任非一人[illegible]

瞻卬序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凡伯作板詩在厲王末至幽王大壞之時凡七十餘年矣決非一人猶家父也 [illegible]

維厲之階

階者自下而上以漸而升也 [illegible]

皐皐訿訿

訿訿毁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

潰訓散又訓亂草散亂則茂盛故歲旱無雨澤則草不潰茂

維今之人不尙有舊

當是時禍亂雖已窮極然去宣王中興之日不遠其舊臣故老無尙存者乎[illegible]

放齋詩說卷四

宋定海曹粹中放齋撰　　鄞後學張壽鏞輯

周頌

清廟序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洛誥周公告王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則是成王就新邑祀文武周公率諸侯以從之耳明堂位所謂周公朝諸侯踐天子位者皆漢儒之妄也讀詩記○嚴緝○嚴鑑案案彙無末四句是見嚴氏所引之據

對越在天

對荅也越揚也對荅而發揚之也

維清序奏象舞也

季札觀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杜預云文王樂也又見舞韶箾者杜預云舜樂也是象有箾韶亦有箾說者謂以竿擊人曰箾然則執箾以舞猶干舞也執籥以舞卽籥舞也文王雖大業未究而本其功德之所起可得而形容也故作樂以象之謂之象舞祭統明堂位文王世子所謂下管象者象卽象舞也鄭氏以象舞爲專象刺伐然籥非刺伐之物也讀詩記○嚴緝○古義

文王之典玉 維周之禎

文王之法實啓周之祥也[illegible]

岐有夷之行

　昔者高山之險阻今爲坦途矣

昊天有成命

　成則不可易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

　以天道事之則槀秸以爲席陶匏以爲器繭栗之牲埽地而祭所以尊之也以帝道事之則牛羊以爲牲簠簋以爲器鼎俎之實其薦用熟所以親之也[illegible]

時邁序巡守告祭柴望也

　諸侯爲天子守土其政之得失民之利病不得以周知故天子親自巡省爲巡狩必徧於四嶽每至其方嶽之下則燔柴升煙以告至若其山川之遠而不可至者則望而祭之書所謂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是也

實右序有周

　序帝王之傳序也[illegible]

懷柔百神

　祭法云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故巡守所至百神皆祭焉[illegible]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天地能生之而不能養之茍不得其養則亦弗克遂其生矣惟后稷能以粒食養人故其功足以配天矣（詩緝〇爾雅〇嚴緝〇黃櫄李樗毛詩集解作能以粒食養人者始自后稷此其功所以配天也）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倉廩實而後知禮節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而已
亦有何求
言不可舍農事而他求也
如何新畬
凡田一歲曰菑初反草也二歲曰新田始爲田也三歲曰畬乃成熟也（朱傳）
噫嘻成王
所謂吁嗟而求雨也
振鷺序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必存二代之後者亦尊其先世受命之君俾承祀而不廢且示天下公器不主於一姓使時君常以覆車爲鑒兢兢然務修其德耳（詩緝〇朱傳〇嚴緝）
振鷺于飛（五） 亦有斯容
鷺之爲物羽毛潔白而容止舒閑其譬則修潔之君子也振者矜持修飾之意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則有潔白之德而能文之以禮者也（詩緝〇朱傳）

在彼無惡

國人安其豈弟也 曹氏李[illegible]

在此無斁

周人惜其將去也

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微子之命云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與以永終譽其戒之之意一也

豐年序秋冬報也

秋冬大享於明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而同歌是詩故不言其所祭耳 黃氏

○古義有儐曰曹氏謂取諸王之觀○鄭箋○李集○詳說

爲酒爲醴

酒正辨三酒之物惟清酒以供祭祀鄭氏以謂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又辨五齊之物惟醴酒最濁鄭謂成而汁滓相將如今之甜酒也

有瞽序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則祖者文王之廟也

設業設虡崇牙樹羽

蓋橫木爲簨飾以鱗屬植木爲虡飾以贏羽之屬又加大板於上形捷業然此夏后氏之制也商於龍簨上刻畫爲重牙以縣樂紘所謂崇牙也周又畫繒爲翣戴以璧玉垂五采羽於下所

謂植羽也[illegible]

應田縣鼓

足鼓則以趺承之楹鼓則以柱貫之周鼓始垂於簨虡故謂之縣鼓也[illegible]

永觀厥成

觀之無厭斁也[illegible]

猗與漆沮

漆沮之水上接涇渭下與河通所以多魚[illegible]

燕及皇天

安及皇天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日月光而星辰靜無錯行妄動之變[illegible]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

操慶賞刑威以制萬國者辟王也故諸侯來朝就求典章焉[illegible]

龍旂陽陽

陽陽色之鮮明也

和鈴央央

左傳臧哀伯曰錫鸞和鈴昭其聲也杜預云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聲然此乃田車耳

若乘車則鸞在衡和在軾錫音揚馬面當盧

有客序微子來見祖廟也

微子啓紂之諸兄封於微而爵爲子微蓋商畿內國名[illegible]

敦琢其旅

旅微子之卿大夫也

既有淫威

威等威也微子用其先王之車服禮樂其等威之大異乎列國之諸侯矣[illegible]

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伐紂以除害舉其能成武功也

閔予小子

曲禮云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然洛誥云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蓋成王常以沖幼自處故每稱之耳[illegible]

訪予落止

凡宮室始成則落之故以落爲始君子以作事謀始始之不謀終能無違者鮮矣[illegible]

將予就之

將扶將也

莫予荓蜂自求辛螫

成王之過辛螫也豈有使蜂螫之哉實自求之而已

載芟載柞

秋官薙氏掌殺草秋繩而芟之除草木是初墾闢而爲田者也薙音剃繩音孕注含實曰繩芟

其繩則實不成（詩緝○輯錄○纂疏）

其耕澤澤

草木之根既去而後耕之土則澤澤然解散矣

千耦其芸徂隰徂畛

反土之後草木根株有芟柞所不盡者則復耘之其多至於千耦也（詩緝○輯錄○纂疏）隰謂新發田也畛

謂舊有徑路者（詩緝○輯錄纂疏嚴氏之引作曾氏詩義說）

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

士不辭耕稼之勞而知愛其婦婦不憚饁餉之煩而知依其士有和樂之風焉（詩緝○輯錄○纂疏依其士士作夫）

有略其耜

傳曰略利也耜未首斲木爲之利則入土也深（詩緝○輯錄○纂疏）

俶載南畝

前曰其耕澤澤初反土也今曰俶載南畝則將種矣（詩緝○輯錄○纂疏）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百穀之性其寒暑燥濕高下早晚各有所宜而水旱豐凶不可預料故悉種之所以爲備也（詩緝○輯錄○纂疏）

載穫濟濟

衆而豐也

有飶其香　有椒其馨

飶椒皆酒醴芬芳之氣

以開百室

百室在六鄉爲族而族師掌以歲時校登其夫家之衆寡在六遂爲鄰長掌趣其耕耨與其戒令政事莫不同之故使之同時納穀所以示親睦均有無也（讀詩〇記篇）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

古之人事其成必思其所自以爲百室盈而婦子寧者社稷之功故於是而報焉地之色以黑爲正以黃爲美故陰祀用黝牲正其義也社稷用犉美其功也牡說文畜父也（讀詩〇古記說作牯）

續古之人

續古之人則先嗇先農之功永永無窮矣

絲衣其紑

絲衣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絲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其首服弁則其衣用絲知絲衣爲士助祭之服也（讀詩〇記篇）

載弁俅俅

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注云弁爵弁也冠玄冠也爵弁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其制與冕同而其前不俛

兕觥其觩

旅酬之後恐有失禮者以此罰之詩緝○古義何楷曰魯氏謂以此罰之是也

不吳不敖

言語則謹默而不譁威儀則恭敬而無敖

般序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說文云般旋也象舟之旋從舟從殳殳所以旋也今篇曰般取盤旋之義巡守而徧乎四嶽所謂盤旋也讀詩集傳○　時邁爲武王巡守之頌則般頌成王矣詩緝　言四岳而不及嵩高嵩高在王畿之內故也岱在今襲慶府奉符縣衡在潭州湘潭縣華在華州華陰縣恆在中山府曲陽縣地理

我○集傳詩序下

魯頌

明堂位云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若魯公果受成王之命則當自伯禽以後踵而行之矣由伯禽至僖公凡十有八世攷諸春秋史記皆未嘗行郊禮而惟僖公行之豈成王之命獨豫加於僖公歟故知其僭自僖公始也夫以諸侯而僭天子之禮天子雖不討而天亦吐之是以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成七年春鼷鼠食郊牛角乃不郊襄元年春鼷鼠食郊牛角定十五年鼷鼠食郊牛角牛死皆改卜牛然則天之不歆其祀亦可見矣夫祭天天子之大禮也而猶僭焉則其僭而作頌抑其次也詩緝　又曰今以其體觀之分章斷句實國風之流耳集傳

思無疆　思無期

思無疆言其思之廣也思無期言其思之久也

有駜有駜王　在公明明

魯之羣臣乘駜然壯健之馬來朝夙夜在於公所而不敢懈[illegible]

鷺于下

于下其初翔而集也

醉言歸

上章醉言舞以樂成之也此章醉言歸以禮節之也[illegible]○

在公載燕王　于胥樂兮

君民如此治道得矣後何爲哉若自此年穀常登子孫相承力於爲善則無疆之休也[illegible]○

泮水序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泮宮閟宮皆魯所舊有僖公因而修之非大功業故春秋不書

薄采其茆

醢人有茆菹麋臡以爲朝事之豆

允文允武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所謂允文也順彼長道屈此羣醜所謂允武也[illegible]

烝烝皇皇

其並進而斷敵也烝烝然其合衆而爲大也皇皇然詩緝○鑑辨○嚴粲作其合而大之也

食我桑黮懷我好音

傳曰桑黮甘甜鴞鴞革響是知鴞食桑黮則其音變而美也泮林有鸎鴞來食之歸我好音則淮夷被泮宮禮義之化其有不革面而柔服者哉通釋○嚴粲作甘誓○○廣韻

是生后稷降之百福

后稷以此開國以至子孫爲帝王所謂百福也

龍旂承祀

司常言日月爲常王建之交龍爲旂諸侯建之僖公雖僭郊天之禮而猶以龍旂承祀不建太常猶不敢全僭天子之禮也而明堂位乃曰魯公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常祀帝于郊則過矣詩緝○韻輯○本義

俾爾熾而昌

俾爾熾而昌以下皆嘏辭通釋○嚴粲

俾爾壽而臧

壽而好德也

不虧不崩不震不騰

不虧則如日之常盈不崩則如山之常固不震則如地之常靜不騰則如水之常平詩緝○通釋○嚴粲

黃髮台背壽胥與試

老人髮白而更黃背皺如鮐魚皮如是者相與試用則不特三壽作朋而已其所用皆老成之人也（背鮐〇集傳如是者作老者者）

奄有龜蒙

龜則鄒之龜山蒙則費之東蒙山（地理攷〇鄒集傳）

淮夷來同莫不率從

淮夷來同則淮浦諸夷在魯之南者同來會盟莫敢不率循而順從也（集傳）

保有鳧繹

鳧繹二山在鄒之北（地理攷）

遂荒徐宅

禹貢徐州之地而魯宅之故曰徐宅（黃綱〇地理攷）

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

漢地理志魯有薛縣而孟嘗君食邑於薛則嘗先當屬魯（通釋〇集傳〇漢書地理志注曰宜作晉薛之身薛歸晉公二十一年薛是晉王時薛是書）（先當屬魯其後屬齊六國時齊孝王時薛為孟嘗君食采地傳聞）

商頌

契爲堯司徒敷五教賜姓子氏封之於商今上雒商是也在漢屬弘農郡十四世而至湯凡八遷都湯始居商邱後徙居亳從先王居蓋帝嚳嘗都之也自湯十九世而至盤庚其閒又復五遷盤庚始居河北其後遷河南復居亳之殷地卽湯之故都也後世或稱商或稱殷或兼稱殷

商先儒謂商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故穀熟爲南亳湯所都也蒙爲北亳亦曰景亳湯所受命也偃師爲西亳所謂河洛之間盤庚所遷也案九域志云今南京有亳城古景亳也本帝嚳之墟湯從都之有高辛城有帝嚳高辛氏廟有湯廟有伊尹冢南京去亳三十里則北亳其是歟其後武王伐紂成王黜殷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主殷祀宋卽商邱唐火正閼伯之墟契孫相土因之湯亦嘗居爲後雖遷都於亳而商邱實爲湯後且合於契初受封之號故稱商云 [illegible]○

那序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

戴公至襄公凡一百五十有一年正考父既佐戴公而能至於襄公之時作頌何其壽耶 宋元學案 詩補[illegible]

猗與那與

言其美之不足故嗟歎而多之也 [illegible]○

置我鞉鼓

置則方設之而已既設而奏之春官小師掌教鞉柷敔塤簫管弦歌又眡瞭凡樂事播鞉擊頌磬笙磬皆以鞉爲先鄭康成注大射禮云賓至則搖鞉以奏樂故天子賜伯子男樂則以鞉將之是以商人亦首奏焉

亦有和羹

和羹鉶羹也 詩[illegible]○[illegible]

我受命溥將（至）豐年穰穰

諸侯助祭者如此是我之受命大得天人之助也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所謂得人也降康豐年所謂得天也（通釋集傳）○

古帝命武湯

書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長發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湯曰吾甚武自號曰武王故此稱爲武湯也（通釋集傳）○

長發其祥

契雖未能有天下然其有天下之祥既已於堯舜之時發見矣（通釋集傳）○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

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美玉也周禮典瑞曰王搢大圭執鎭圭注鎭圭尺二寸以四鎭之山爲瑑飾所以鎭安四方大圭三尺杼上終葵首明無所屈也（通釋○集傳○毛傳）（美玉也有○而集傳）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

小國大國共貢賦所以享上也然皆出於民力惟薄取之而不使其傷財害民則厚下之道也

武王載旆

湯以武定亂故號武王（通釋集傳）○載旆則指所伐之國也（詩緝）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

言其兵威神速所謂迅霆不及掩耳也（詩緝○通釋○集傳）楚蓋荆州之楚地故或謂之荆楚猶商稱殷商

也[illegible]

有截其所

王師所在截然無敢犯之者猶常武所謂截彼淮浦王師之所也

自彼氐羌[illegible] 曰商是常

漢志隴西郡有氐道縣羌即西羌婼羌之屬也商居河洛之閒則荊楚乃國之南鄉而已非若氐羌之極遠也成湯之時氐羌之國近者以時聘享遠者亦來終王氐羌自謂此商之典常也荊楚豈得獨廢之邪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此所謂典常也[illegible]

[illegible]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

說命云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多辟雖受封於天子實天所命也益稷云禹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則諸侯設都之地皆禹之功也[illegible]〇

總論詩序云羔羊之皮素絲五紽毛傳謂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其說如此而已而序云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且以退食爲節儉其說出於康成毛無此意也維鵲有巢維鳩居之毛傳謂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其說如此而已而序云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君子偕老副笄六珈毛傳云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而序云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則與傳意先後顛倒矣序若出於毛亦安得自相違戾如此要知毛傳初行之時猶未有序也意毛公既託之子夏其後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其師說至宏而遂著

之後人又復增加殆非成於一人之手則或以爲子夏或以爲毛公或以爲衛宏其勢然也宋元

跋

壽鏞輯曾放齋詩說既成將付印矣適五兒芝聯由燕寄來王侍讀友萊先生所著容膝齋文集中有輯放齋詩說題詞其言曰南宋之初吾邑曾粹中先生著有放齋詩說三十卷嚴華谷王厚齋諸家多稱引之其後流傳漸微惟永樂大典中尚有其書全謝山庶常嘗鈔而序之而康熙朝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所採尤富由是海內佔畢家無不知有先生詩說者光緒己卯余在晉江嘗輯其散見者為一卷未久而棄去誠以先生全書尚在而余所輯之零章殘句為不足貴也及余廁身詞館問所謂大典者皆茫然不知所在而全氏本亦未見刊行相傳謝山歿後書歸抱經樓盧氏余嘗偕盧實輝孝廉登樓求之亦不可得蓋先生詩說雖未盡湮沒而全書之不易見如此因念乾隆朝編纂四庫全書先儒經說自大典中錄出者不可勝數獨先生書不與其列全氏序既不詳其卷數其注困學紀聞於所引先生詩說亦未證以原書千頃堂書目則稱詩說止十卷豈大典所存非復三十卷之舊抑諸書所採已得其精華而其餘皆可略歟要之先生全書未必無彰顯之一日特以余之衰老侵尋恐不能及身而親見之乃復取前日所棄者掇拾成編以備鄉邦之文獻焉凡採諸彙纂者十之八採諸他書十之二遺漏之譏知所不免尚望博雅君子教而正之甲寅季秋望日侍讀諱榮商浙江鎮海縣人光緒丙戌翰林與先君子同官詞曾好學不倦壽鏞弱冠親挹光型今距甲寅適三十年先生墓木久拱其所輯詩說亦未見刊本安得取原稿又相與勘比乎是又壽鏞所望也甲申夏張壽鏞跋